

# 书香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 从另一个视角看中国崛起



何清华

尽管我在机械行业从业已五十余载,但要回顾中国工程机械波澜壮阔的历史,观乎行业发展的全貌,仍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当接到为《重器:中国工业崛起的背后》一书撰写序言的任务时,一时间也是千头万绪、感慨良多。从一穷二白的工业体系,到如今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保持全球第一,包括工程机械在

内的中国工业崛起背后,有太多太多的故事值得讲述。过去,国内工程机械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巨大的。2004年,我第一次去欧洲,在德国慕尼黑宝马展上,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偌大的会展场地,中国工程机械所有参展企业的整体气势,还不如韩国的一家企业,驻足在他们的展台前,我的眼眶都湿润了……

挖掘机被誉为工程机械“皇冠上的明珠”,这种看似传统的产品,曾经是一个大系统的“卡脖子”工程。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技术,组建中外合资企业,事实证明这也无法解决中国挖掘机的困境与难题。到本世纪初,挖掘机民族品牌几乎全军覆没。进入新世纪,国内一些企业在外资品牌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开始自主研发挖掘机,其中的艰辛数不胜数,技术、资金、配套、管理、市场等,都存在重重障碍,任何一项都足以让意志薄弱者止步。

我创办的山河智能,2001年在租赁厂房中开始研制挖掘机。当时,连买一台样机的资金都存在困难。而国外知名品牌不仅可以在中国投资建厂,原装进口照样可以进口,还可以大量输入二手挖掘机。我在全国政协连续三年提案“限制进口二手挖掘机”,当时就非常感慨,民族品牌挖掘机真是在外资品牌上述“三座大山”的挤压下艰难地发展起来的呀!

看今朝,最大的挖掘机产业规模,最大的

挖掘机制造企业、最完善的配套体系都在中国!即使在高手林立的海外市场,中国的挖掘机品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值得指出的是,现在,中国工程机械产品以自主品牌出口到全世界,在中国装备制造领域也起到了引领作用。早在2008年,中宣部就组织了多家中央媒体,对行业中八家典型企业,围绕“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展开了系列化采访调研和高强度宣传报道。

同时,由于挖掘机工况恶劣、工作强度大,这种对配套件及其材料要求极高的主机产品,也带动了我国液压元件、电控元件、发动机、驾驶室覆盖件等配套产业链的系统完善和全面升级,推动了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朝着“高、精、尖”的方向发展,做到了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回过头来看,西方工业发展走过的路,我们成功“跑”着抵达了。

从本书的描述中可看出,不仅仅是挖掘机,品种型号众多的工程机械行业,也处处凸显出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的贡献巨大,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拆旧建新,包括高速公路、铁路、桥梁、隧道、高楼等在内的每一项“超级工程”的背后,都有国内完整的工程装备产业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中国工程机械的发展史,是一部饱含艰辛、勇气、决心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大胆创造、锐意革新的创新史。过去,这段历史鲜少进入

大众视野;如今,我感受到制造业不仅受到国家和业内人士的重视,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创作主题。

《重器:中国工业崛起的背后》一书,就是连接大众和制造业很好的桥梁。这本书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工程机械发展的历史脉络,文字简练通俗,配图十分精美,兼具科普读物的严谨与意趣,一些复杂的机械工作原理,也能简单直观地阐述,即使是制造业的“门外汉”,都能读懂。

这本书值得业内人士品读。从业者能通过本书可以快速了解行业发展的全貌,明白我们从何处来,又将去往何处。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的高质量发展,要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我们要尽快让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落到实处。

这本书也值得广大青年一读。期待这段在摸索中前进的中国工程机械发展史,能够给青年人更多启发,在青年朋友们的内心,埋下一颗自主创新、实业报国的种子。

这本书也推荐社会大众一读。在工业实体经济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希望大家能透过这一段历史,这些企业、这一群人,了解中国制造业最真实生动的一面。

《重器:中国工业崛起的背后》,龚江辉 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有删改。



黄耀红

在民间,关于李白的传说一直被演绎得绘声绘色。关于李白,我们早就形成了太多“定见”。比如,他蔑视权贵,落拓不羁,他痛饮高歌,内心狂傲……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问题在于,既有的“定见”总被那个“公共的李白”所同化和遮蔽。因此,所谓“定见”,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意味着对李白的“视而不见”。

吴昕孺先生的《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以下简称《君不见》)以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回信”为虚拟的故事,以亲切、随和的书信体为言说方式,凭借诗人对诗人的生命理解和历史同情,为我们渐次打开了诗人李白的精神与生活,打开了大唐时代的盛大及其衰微,更打开了一切繁盛背后的苍凉、风光背后的无常。

在我看来,《君不见》更像是一声提醒,提醒我们关于“李白”的更多存在可能。相对于“定见”的李白,这是一个“君不见”的李白。正如作者借李白之口所说的:“世上只有一个李白,‘他们’是同一个李白。‘他们’——布衣、权贵、强盗、侠客、书生、巫仙、僧僧、偷盗者、卫道士、炼金人、妓女、浪子、狂徒……至今都在我身上,仿佛大地上的山、河、湖、海,都是‘我’不可分割的部分。”

确实,作为“人”的李白,从来就不只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书生风骨,他有太多现实与权力低头的不堪和屈辱。《上安州李长史书》和《与韩荆州书》就是明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谀词更是明证。

李白并非追求“出世”与逍遥的纯然道者。在餐霞饮露、驾鹤乘龙的神仙境界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境界之间,他是“两栖”的,甚至更向往后者。这就注定了他的狂傲、才情与他的落魄、蹉跎,甚至是屈辱连在一起。赐金放还后的李白更能深深理解:“盛世不过是一件华美的袍子,包裹着的却是一具肮脏的躯体。”吴昕孺以其诗人的敏感和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洞察,以“去魅化”的李白形象,揭示出千百年来存在于江湖与庙堂、个体与时代、文化与权力之间的深层冲突和人类长期面临的精神困境。应当说,《君不见》是李白个人的精神史诗,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心灵秘史。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首先就在于它跳出了“符号李白”的僵化标签,将我们引向对“生命李白”的理解与同情。正如作者自白:“不只是个人生命的备忘录,而是一部有着丰厚思想质地与无限解读空间的命运启示之书”。

从文本结构来说,《君不见》的整体构思可谓出机杼,匠心独运。小说的主体部分是杜甫的诗和李白的通信。这种“诗与信”之间的往返,注定了它是两个伟大诗人之间的精神对话。然而,杜甫永远无法回应,他只是那个“不在场”的在场者,与其说《君不见》里有两个诗人的对话,莫如说那是一个诗人的独白。

《君不见》里有精彩的文化人格反思:“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孔子,一旦奋斗不能成功,每个人又都向往成为老子。”因为,“孔子是实用性的,是奋斗者;而老子是超越性的,是旁观者”。李白留给世人的印象更多是一个“道者”。然而,《君不见》还原了他作为“儒者”的一面。在“离散”一节,小说虚构了一个细节,即孔子在李白弥留之际去探望他,随后孔子从他的身体与冥思中消失。我以为,这正是诗人临死才能卸却文化背负的深刻隐喻。

从语言表达来看,《君不见》其实是诗人间的对话,充满着语言的诗质与生命的诗性。小说里的对话发生在李白与杜甫之间,也发生在作者与李白之间。我们看到,作者借李白之口对杜甫、阴铿、鲍照、庾信、贺知章、孟浩然、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等人的诗作均有见识不凡的诗评。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语言有一种叙事的诗性,作者往往将生活世界的实写与想象世界的虚写揉成一片,表现出强烈的精神象征性和现实魔幻感。比如,李白第一次在酒家见到杜甫,他将杜甫身上灰色的长衫比作“暮色”;李白第一次见到玄宗,说他是“晃荡在龙椅上一顶模糊影子”……作者以虚拟和想象赋予事实以价值,更赋予历史以生命和态度,《君不见》因此而潜流着生命的诗意,而在这诗意的涌动中分明又伴有一种灵魂的苦痛底色和精神的超拔力量。

## 阅有所得

# 形态的多元 立意的超越

——读小小小说集《送爸妈一支玫瑰》

黄华

刘向阳最近出版的小小说集《送爸妈一支玫瑰》,是他集束式创作模式的新尝试。该书由6个小辑,89篇小小说、13万字组成,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具有烟火气息的生活百景图,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小说精品力作。

## 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底色书写

刘向阳的小小说非常注重作品思想内涵的建构,一些看似普通的话题,一经他的提炼和挖掘,往往散发出深刻新颖的艺术光辉。如《父亲是村支书》中的村支书父亲,把民办教师的名额给了村里的残疾人阿忠,还把自家8000元存款垫付给村上买果苗……读刘向阳的作品,我们能读到欢乐、阳光和希望。

刘向阳关注人类社会的突出命题,也关注生命个体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如《要灯》,表面上写主人公连续三年到高书记家要灯,实则是一篇反腐题材的小说,高书记被错误的权力观和金钱观扭曲了人性,陷入权钱交易的漩涡。小说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对普通人性亮点的开掘与呈现,也是刘向阳提升作品思想内涵的重要手法。如《归》中在洗浴中心当洗脚妹的小芹没能守住底线,被派出所所长张辉押送回家。小芹到超市为丈夫、婆婆和小孩挑选日常用品时,女警已悄悄替小芹付了款,小芹感激涕零,许下承诺,回头是岸。

## 新时代新乡村新人物的奋斗史书写

新时代乡土作家笔下的中国乡村,在



经历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守土留乡”到新时期和新世纪初的离乡进城后,开始了回归乡土之路。刘向阳小小说作品的智慧含量,就是向读者呈现了这些新的乡村人物返乡、建乡与守乡的奋斗史。

作为创作主体,刘向阳一直扎根于湘乡这一特定地域,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生活故事,亦自然地流淌于他笔下,成为其小说作品的文化背书。如《功夫》里的马慕阳靠在家乡养羊发迹,后捐资修路、改建村小学,带动村民发展养殖业走上致富路;《野樱桃》里的宝生、张连夫妇从四川引进鲜活的樱桃苗到老家湘乡,后带领大伙栽板栗柑橘,种紫藤花,建屋场,开发小水溶洞,搞旅游休闲,为振兴家乡作出贡献……

在《送爸妈一支玫瑰》这本小小说集里,刘向阳写的是乡土,讲的是旧事,塑造的是小人物,但从整体上看,彰显了丰富的

社会历史蕴含,张扬着一种鲜明的人文关怀。刘向阳在场的书写姿态将乡村融入现代化进程,使其乡土小说不仅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还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 出人意料的结尾,神来之笔的书写

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是化腐朽为神奇,化平淡为奇崛的艺术产品,是作家慧根的灵动,而这些灵动主要源于小小说结尾的艺术。刘向阳小小说非常注重结尾,常能出人意料,多有神来之笔。

如《一起守岁》一文中作者成功运用了“欲擒故纵”“声东击西”的方法:除夕晚上修理店彭勇夫妇来“我”家守岁。“我”开摩的载客掉入沟渠,“我”无大碍,客人却摔得不轻,多亏路过的彭勇帮忙把客人送到医院并垫付了医药费,当时借条都没来得及写。作者一开始就设置悬念,给人错觉,彭勇夫妇似乎是来要账的。但结尾却出人意料,彭勇夫妇那晚只字未提还钱一事。年后夫妻俩回老家温州发展,他们在湘乡没有亲戚,走时电话都没有留。这样结尾,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妙手拈来,饱含智慧。

刘向阳在小小说创作方面成绩斐然。他经历丰富,为人善良。他的小说,内外兼修,收放有度。刘向阳对小小说题材的广泛涉猎,对文化内涵的持续挖掘,以及对艺术品位的不断追求,彰显着他与众不同的文学气度和文学抱负。《送爸妈一支玫瑰》这本小小说集不会是他探索的终点,而是他又一个新的起点。期待刘向阳秉承现实主义人文传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小小说精品来。

《送爸妈一支玫瑰》,刘向阳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 书香闲情

马力

昔年过秦川五陵原,眼扫长陵,深惊其高大。汉世楼台,多求此样气象。中国古代的宫室,秦汉的几无一存。《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纵使夸张,仍可闻汉人筑楼,重坐曲阁……土木之工仿佛照此而来。汉承秦制,躲开修齐治平不谈,至少在建筑的气派上,秦汉无别。

高祖好楚声,他的《大风歌》,我在念小学时即能够背诵。诗短,仅三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班师过家门的刘邦,在父老子弟面前顾盼自雄,酒酣而歌,何等意气飞扬!萧统把此首乐府歌辞辑入《文选》杂歌类,上传诵。

《大风歌》和项羽的《垓下歌》,一抒定鼎还乡之喜,一遣失鹿绝命之悲,同为楚骚的名作。刘项二人,都不是摇笔杆子的文

# 歌风台和《大风歌》

士,谈不上什么学问艺术,武功之外的这几行诗,后人讲秦汉文学却躲不开。刘勰云:“高祖尚武,戏儒尚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这像是一段谀辞,完全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司马迁谓高祖歌此诗后,“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记项王垓下悲歌,也用了“泣数行下”四字。刘项争锋,得失殊异,吟诗寄志,是本纪中最动人心魄处。

刘邦置酒沛宫,击筑觞咏,是应该有一座高台的。沛县果然就有歌风台。壁高,殿阔,同《大风歌》的豪气配得上。唐伯虎的《沛台实景图》不知道是照着什么画出来的。瘦石古柳掩着一角瓦脊,靠右题了数字行字,看上去有些清旷,就意境论,和今日歌风台很不一样。

我所见的《大风歌》碑是一件残物,只存上一半,余下的像是补接的。通篇用大篆。年代颇难断定。或曰为蔡邕书,实在也不好确定。假定是真,放入西安碑林也足以有它的高位。怕借每临池,“如对至尊”。此块诗碑,大概也是这样写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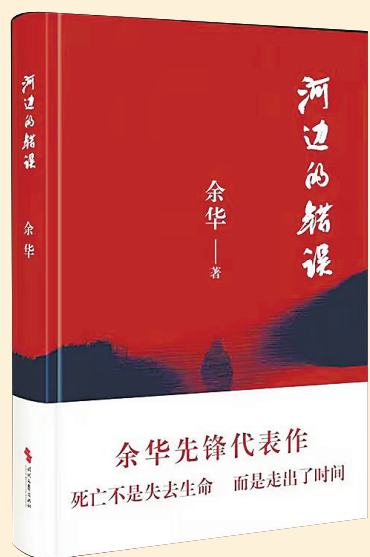
歌风台上塑高祖像,只看脸,真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髯”,有狂霸之气。还可以在一旁配上李白的十字诗,是“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这把他坐佛似的供在神龛般的御座上要好。

沛县靠微山湖,云水苍茫,恰是出《大风歌》的地方。项羽家在宿迁,去沛县未远。那里也有湖,骆马湖。湖边会有一座西楚霸王的神像吗?可惜我没有去过,无以言,只是觉得,项羽总该是魂返江东的吧!他尝言:“富贵不归故乡,衣赭夜行,谁知之者!”壮志未酬,项王及死,才三十出头,千载之下还惹人为其功伟扼腕。在正统的汉史官那里却并不怎么尊重这位拔山扛鼎的英雄,司马迁说他“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痛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真是严于斧钺。

我好像望见沛公站在歌风台上冷笑。在知堂老人看来:“项氏世世为楚将,刘氏则是吏胥流氓,成败不同,这大概亦是世家破落后的自然趋势吧。”话虽未可上比史家之言,却实在是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年纪大起来了,思及刘、项,尤感前引的几句,比起我少时单纯从说书唱戏上得来的皮毛,深透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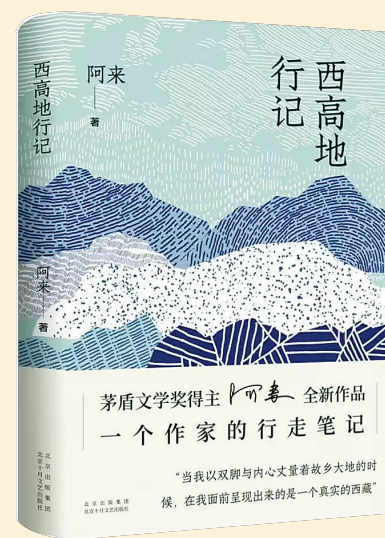
## 马观书

### 《河边的错误》 余华 著,时代文艺出版社



《河边的错误》收录了余华最具代表性的四部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讲的是一个小镇上发生的凶杀案;《古典爱情》讲的是柳生上京赶考,在一大宅的阁楼内邂逅小姐惠,相约考后再见。数月后落榜的柳生重回旧地,发现当初的阁楼已不复存在;《偶然事件》讲的是两个男人旁观了一场凶杀案,此后各种曲折,却不料导致了另一场凶杀;《一九八六年》讲的是某小镇上一个历史老师失踪,多年后,他疯癫归来时,妻子早已改嫁他人。

### 《西高地行记》 阿来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阿来曾说,行走与写作是他的宿命,于是有了这部行走笔记。从四川到西藏、云南、贵州、甘肃……阿来写大地、星光、山口、银环蛇、野人、鱼、马、群山和声音,完全去除了多余的神秘,但又不忘把读者引向广阔的精神空间。同时,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阿来在所有文章中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阿来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

# 悦读

